

疏

忘憂堂集

序

目次

~ 16
2429
2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18
2429
4-2



忘憂先生文集卷之二

疏

自明疏 壬辰倡義時

伏以京師陷沒 車駕播遷北望摧心不勝痛哭倭
賊之來武夫健將莫不望風奔潰非城池不高深也
非兵革不堅利也只由於民心離散而有土崩之患
也夫使民心離散者金晬也金晬再為此道監司苛
政甚於猛虎 聖澤壅而不下土崩之形已見於無
事之前及其寇來身先退竄使一道之守將一未嘗
交兵相戰開城門納大賊猶恐或後若喜夫倭寇之



滅我國者然金晬之罪擢髮而誅之猶不足以厭人心故臣移檄金晬其辭曰慟矣哉使我一瀆潰散使我京師陷沒使我 聖上播遷使我一國生靈肝腦塗地者皆汝之爲也汝之罪惡貫盈而汝不自知則是愚人也汝果愚人乎非愚人而釀成禍亂至於此極禿天下之兔不足以盡記汝罪罄天下之竹不足以盡書汝惡人皆以刻期築城虐民荼毒爲汝之罪節制乖方使賊闌入爲汝之罪是不知言者也內地築城雖失民心意在於禦賊則非汝之罪也節制顛倒雖敗軍機而才短於應變則亦非汝之罪也以此

罪汝何以服汝之心乎汝罪有一曰迎倭何謂迎倭汝抄一道精兵勇士五六百名以爲帶率東萊之陷先走密陽密陽之敗又遁伽倻賊過尚州竄身居昌一未嘗勸起將士使之擊倭遂令倭如入無人之境卒陷京師於一旬之內自知其身無所容托以勤王逃踰雲峯人可欺乎天可誣乎汝罪有二曰喜敗何謂喜敗老怯曹大坤固不足深責以一道元帥既不救金海之陷未及見倭先棄主鎮退陣於鼎津距倭所在幾百餘里而虛驚潰散竄入晦山書院遂使列鎮各邑望風奔潰則大坤之罪不可不誅而汝不集

首以警軍心汝果不知棄城敗軍之律乎汝罪有三
曰忘恩何謂忘恩聞汝之祖先十世朱紱七代銀章
祿旣厚矣寵亦重矣義當與國同休戚共死生苟能
奮忠節之氣發慷慨之志身先士卒有死之心則凡
我嶺南二百年培養之士孰不忘身效死以雪國恥
乎汝乃喜君父之遷甘京師之陷汝果不知憂君父
之難者乎汝罪有四曰不孝何謂不孝聞汝父雖不
幸早世真慷慨忠義之士也如使汝父逢今之變必
獎率義兵以復國讐入地英靈想於冥冥之中痛汝
所爲憤汝不軌曰豈意無君忘親出於吾兒乎汝罪

有五曰欺世何謂欺世汝方仕朝廷也朝廷目之以
剛果耿直接節嶺南也嶺南稱之以聰明才藝以剛
果耿直聰明才藝之人誠有折衝禦侮之心則據險
守固以遏長驅易如轉環兩袖手旁觀曾莫能畫一
策設一謀任倭之屠戮則前日之剛果才藝餌好爵
也今日之若愚若怯欲何爲耶汝罪有六曰無恥何
謂無恥棄嶺南委之於倭踰雲峯入全羅托跡於勤
王之師師到龍仁見倭六名棄軍器投軍糧失金貫
子而走云是預去金貫子而混於軍中使賊莫之知
也偷生之計平日所定苟活之謀無所不至矣汝罪

有七曰不測何謂不測巨濟守金俊民固守其城倭
不敢犯招以帶率令纔離城倭遽入陷清道郡守裴
應襲處傳令曰白面書生難以守城任意去就使之
不守所親守令托稱差使員咸率入伽倻如居昌縣
監李哲龍等是也守城之將使不得守棄城之徒咸
聚麾下將欲何為今將可怕汝罪有八曰忌成何謂
忌成汝在道內汝無討賊之心故民心沮喪莫先赴
敵幸賴 殿下哀痛之教遣招諭之使感發民心
鼓動義氣使義兵四起醜類授首人心稍合形勢自
張掃清區域奉還 鑿與指日可待而汝乃忘羞忍

恥舉顏再來出號令發節制使義兵有沒散之心使
招諭敗垂成之功則前惡既往今罪罔赦嗚呼北天
遼邈途路阻絕王法不行汝首猶全假氣遊魂雖視
息於天壤間汝實無頭之尸也汝若知臣子之分則
使汝軍官斬汝之首以謝天下後世如其不然我將
斬汝頭以洩神人之憤也汝其知哉云云人或以言
道主之過為咎當平居無事之日則固不當非其道
主如此急難危迫之際若皆舍默則是徒知有道主
不知有 殿下也如使慶尚一道之人皆為金晬之
臣也則可一道之人莫非 殿下之臣安忍容金晬

之罪而負 殿下於垂亡之時乎宋之高宗不聽胡
銓之疏故為天下後世之恨如蒙 殿下採用葛莖
之言則中興之功可立而成也 宗社幸甚臣民幸
甚臣誠駑鈍奔跡江湖今遇賊變 宗社危亡自念
祖先三世仕朝神謀秘計雖不及於子房而復讐之
心臣誠有之故出萬死之計四月二十二日募起義
兵以防倭寇幸賴 殿下威靈以至於今日誓士戮
力死而後已區區寸忱萬萬無他伏願 殿下恕臣
狂僭而察其愚衷焉臣方在枕戈之中心神擾攘辭
不達意多失格例伏地待罪尤增惶悚不勝瞻天戀

闕之至謹百拜昧死以聞

辭起復第一疏 丁酉九月

伏以臣罪逆深重禍延慈母賊變孔棘未經一旬而
權厝於草莽之中悲痛之情極天罔涯蒼黃奔避奠
祭未遑心死形存號泣于天忽奉起復之旨聖教
繾綣臣不勝感激嗚咽之至夫 殿下付臣以中道
防禦使之任者豈非以臣討賊於壬辰之初或有可
用之才故特下起復之命與臣誠有才出而從軍
有益於國家則當以一死圖報 天恩而臣實無用
之人也身體肥鈍無馳突擊賊之勇心慮短淺無臨

機制變之智雖欲冒哀匿服竭力於防守之事萬無絲毫之益而徒歸於傷倫敗俗而已義固不可以起也且起復始於何代宋之理宗起復史嵩之太學生諫曰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也其後不復有禮法賈似道陳宜中之輩或起復為平章或起復為宰相謝枋得有言曰三綱四維一朝斷絕此生靈所以為魚為肉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起復之無益自古然矣我國自壬辰變亂以後自朝廷起復者亦多矣而竭力盡心忠於殿下者未聞有一人而忘恩背德偷生苟活者滔滔皆是則起復之

無益在今甚矣非徒無益蔡倫斃敗人將自陷於夷狄禽獸而不自知也則其孰能為殿下伏節死義於後日乎良可痛心目今各處山城皆已罷棄軍糧器械保守無計賊若大至委而去之事至於此雖勇如關張智如良平亦無如之何矣况如臣之駑鈍者乎雖欲為殿下盡忠不過率疲卒埋仗勦捕零賊而已大賊至則遁避之不暇如此則莫如擇武夫健將而使之何必起復微臣為哉雖然臣願獻一言以報聖恩之萬一如以臣言為可則不必起臣於草土然後為用臣也臣聞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秀

言雖甚強暴在我無可乘之隙則彼安得窮兇極惡
至於此極哉臣恐 殿下或有自伐之端而秀言乘
之也伏願 殿下痛改前愆以收拾人心焉人心既
固則天意可回而中興之業可指日而待也草土餘
喘心神迷亂言甚愚妄伏願 殿下留神恕察焉

辭起復第二疏

丁酉十二月

伏以臣於八月喪母九月奉起復之 旨卽爲陳情
上疏而疏未得達 聖旨又降臣不勝戰懼悶迫之
至臣雖無狀豈憚從軍只以臣之起復無益於國事
而三年之喪有不得顧焉則不孝莫大未有不孝而

能忠於國者非徒臣之不可以起復自朝廷亦何必
起復爲也臣請言起復之無益頃者倭寇再發舟師
陷敗山城亦且不守處處潰散無異壬辰以強弱勝
敗之勢觀之終無以折衝而禦侮蓋亦危矣幸賴
聖天子震怒大發天下之兵舟師蔽海陸兵盈野有
太山壓卵之勢彼蜂屯蟻聚之賊有不足掃也國家
之存亡 社稷之安危人民之死生皆係於天兵而
我國之將相實不能爲有無於其間况如臣之無勇
力無智慮無弓馬射御之才者有何絲毫之益乎無
一毫之益而廢三年之喪是臣之所不忍也伏念備

邊司當此國家危急之時無所建明但於諸將及守令之犯律者不察其罪之輕重而必曰立功此軍政之所以敗而生靈盡為魚肉也諸將及守令之遭喪者不問其人之賢否而必曰起復此彝倫之所以斁而人類化為禽獸也生靈盡為魚肉則誰與禦敵人類化為禽獸則誰與興理臣於昔日未嘗不痛恨於此豈意今日起復之命又加於微臣乎 殿下誠欲用臣用之於三年之後猶未晚也臣若不死於三年之內事 殿下之日亦多也伏願 殿下察臣私情之懇俾遂服喪之願則豈但微臣之幸 殿下孝

理之化亦自行於冥冥之中而移孝為忠者必有其人臣再奉 聖旨愚衷自激願獻一言以報 天恩臣雖身在草土心未嘗忘於國事日夜思所以中興而中興之大本只在於 殿下之一心伏願 殿下使聖心必如 仁宗大王之心焉臣聞 仁宗大王卽位未久德化流行市不相欺道別男女此非有奇政異法使之然也不過以心感心而已 殿下誠能念 祖宗二百年之社稷問祖宗二百年之赤子痛悔舊愆大改前心心 仁宗大王之心則民心自悅天心必悔禍國之中興可計日而待也嗚呼天兵誠

可恃也秀吉誠可畏也然國之興亡不在於天兵亦不在於秀吉而只在於殿下殿下苟能惕然悔悟早夜以思心如仁宗大王政如仁宗大王發於言見於事皆如仁宗大王則天命維新國自興隆何畏於秀吉不然臣恐天兵有不足恃也言雖愚妄發於衷誠如蒙採納是實用臣也不用臣言而起復臣身非用臣也伏惟殿下垂察焉

辭起復第三疏 已亥三月

伏以臣服喪未終且以避亂江原未及永窆於先墓之側今反故土哀痛倍極忽奉聖旨所寄甚重諭

書密符所命非常如蚊負山驚懼無地且殿下不以賊退爲喜而以防禦正緊爲憂臣雖駑鈍豈不欲竭股肱之力盡心腸之慮以補殿下善後之理而只以三年之喪人子之當盡故前於起復之命敢爲陳疏願終喪制况今倭賊渡海天兵留戍國無門庭之寇邊寢朝夕之虞若於此時苟不顧天下之通喪而舍哀匿服醜然冒就於所不堪之任則非徒傷倫敗俗自陷於禽獸夷狄而大有所損於殿下存理之化矣况臣服闋之日只隔數月臣雖無狀終喪之願實切於心伏願殿下垂暇於數月之內俾遂

私情之懇焉伏念臣不但身有大故實亦才無可用而所見閭疎與朝廷不同就令從軍萬無絲毫之益於國家而徒取不孝之名於天下後世矣朝廷以屯田鍊兵爲防守之急務臣愚以爲有屯田鍊兵之名而無屯田鍊兵之實何以言之壬辰年前大築邊城妨農害民怨讟騰天及其賊至也棄而不守獨晉州之城初守而後陷自是之後軍民皆以平地之城爲必陷必死之地山城之設蓋出於不得已也初不築不守之城而擇險固可守之地以死守之寇賊雖強亦無如之何矣惟其不量兵力而處處皆設及其賊

發也委而去之前功盡棄自今以後朝廷雖命守城而民不信邊將雖欲守城而軍不從城守旣廢則大賊之來將何以禦之哉當頭迎遏兵家所難而彼衆我寡彼強我弱則其勢不得不至於退避也亦明矣夫如是則今日之屯田積穀不過爲彼賊之所資今日之聚兵鍊習不過爲貪將之所利與其勞民動衆而無益於賊至之日無寧以安民恤軍爲務乎邊邑之民或死於鋒刃或死於飢寒而餘存者十無二三今聞賊退匍匐顛沛而必返於故土者首丘之情出於自然歸無所食有不計焉其生其死固不可知也

限數三年任其耕稼而勿爲侵撓庶乎有生生之計
矣臣之意以爲邊城旣不能守則雖得豪健之將授
以防守之任終必有臨敵退遁之患况如臣之肥鈍
無勇年齒已衰者乎臣決知其不得不遁避於賊至
之時而乃敢起復於母喪未終之日不亦難乎夫將
之任難臣之無才固不足堪而臨難而以遁避爲事
臣誠不願也伏願 殿下速遞臣職擇人而授之臣
伏見密符機關至大且所以防意外之奸謀則誠不
可以一日置之於草土之臣伏願 殿下亟命遞差
還收密符焉

棄官疏

庚子二月左兵使時

伏以臣之至愚觀今之國勢岌岌乎殆哉宗廟社稷
散爲飛煙蕩爲寒灰而人民死亡十無二三於是時
也而建中興之業蓋亦難矣然賊酋秀吉罪惡貫盈
一朝身斃是天佑東方欲 殿下之中興也 皇朝
動天下之兵驅逐倭奴渡海之後尚且屯兵戍邊是
聖天子軫念東方欲 殿下之中興也 殿下誠
宜悔悟奮發親賢遠奸以圖中興羣臣亦當同心戮
力共濟國事以贊中興而臣聞朝廷朋黨有東西南
北若果爾未知 殿下以某黨爲君子以某黨爲小

人耶以某黨為君子多而小人少以某黨為小人多而君子少耶親而任之不貳者在於某賢遠而去之不疑者在於某奸耶 殿下豈不欲親賢有未能克知其賢耶 殿下豈不欲遠奸有未能灼見其奸耶大小羣臣分朋立黨入者進之出者斥之各私黨與互為是非日以詆訐攻擊為務而國勢之危急生靈之利害 社稷之存亡忽焉莫念於其心將使 殿下之國必至於危亡而後乃已嗚呼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夫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臣請陳其一二而臣之可以退去者亦不敢不達焉臣聞論者有

云城池不足恃也城池之守宜於古賊而不宜於今賊逆民之心欲為城守非計也莫如相勢量力且戰且退以勦殺寇賊是固懲於已然而圖目前之利也雖然若使城池無益於禦賊孟子何以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韓愈何以曰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安市能守高麗不亡卽墨獨全齊國復興城池之守烏可已也今方專力於舟師而廢棄城守且謂廟堂之成算不容更議是近於子思所謂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者也夫舟師之得利於彼賊者一舟之外皆是死地也而軍卒莫能

遁散也莫能遁散而皆致死力故徃徃得捷焉舟師固不可廢也然專力於舟師而曰遏賊使不得下陸臣不信也下陸之後其將何以哉處處潰散將無異於壬辰臣竊憂之憂之而無益於國此臣之可以退去一也臣聞論者有云在昔宋室之亡和議誤之也其時主張和議者如秦檜王倫之輩罪通于天千載之下孰不欲擢髮而誅之如使宋不誤於和議而宗澤岳飛之徒得展其心力則宋室之隆可立而待也惟其誤於和議而終始不悟故卒亡於遼金豈不痛哉今之倭賊卽宋之遼金也其不可和也決矣此賊

乃國之大讐而百世之怨也其有言和者卽宋之秦檜也是固堂堂之正論亘萬世而不可易者也雖然兵法有曰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諸葛亮亦曰兵不厭詐夫與敵爭勝敗圖存亡者烏可以權詐之謀爲羞而一行正直之道乎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莊王而卒保其國句踐困於會稽請爲臣妾而來成伯業權時之謀誠不可廢而不能下人者匹夫之剛也夫和之爲言雖一而所以爲和者有不同焉恃和而忘備者亡也言和而盡已者存也宋之亡於和者信其和

也不信其和何亡之有大羈縻敵國莫過於和舒忿
緩禍莫過於和怠敵誤寇莫過於和休兵息民莫過
於和和者兵家之詭道而不可廢者如欲廢之是
膠柱而鼓瑟也內堅不和之志外發欲和之言有何
不可於義乎而况遼金連陸而此賊隔海宋無大援
而我有 皇朝之救其勢有不似焉彼賊求和即應
之曰 皇朝許和我豈敢不和 皇朝不許我豈敢
和兵交使在其間不畱其使可也而聞倭使見囚絕
不言和臣恐挑強寇之怒速危亡之禍而無一人為
殿下言之臣竊痛之痛之而無補於國此臣之可

以退去二也臣聞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家雖貧
而妻苟賢則移貧為富國雖亂而相苟良則轉亂為
治賢妻之於家良相之於國其所關豈不大哉夏之
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恢復舊物有若登天而因
一舊臣靡能收二國之燼續禹之服漢之昭烈雖稱
帝室之胄無地可據無民可使興復漢室邈乎其難
而得一諸葛亮能成鼎足之勢以延漢祚國亂而不
思良相則其無望也已 殿下頃者以李元翼為領
相一國之人咸歎 殿下之得人而為相未幾遽遞
其任臣實未知其所以然竊恨良相之不容於時也

夫李元翼之才能副國人之所望固未可知也昔年
為體察使之時臣得聞其言論得見其措施憂國愛
民之心出於至誠公平廉謹之行得於天性竊以愚
意度之真從容就死之社稷臣也而 殿下不能親
之信之使不得安於 朝廷之上李元翼進退之義
可無愧於古之人其於國事何臣竊悶之悶之而無
裨於國此臣之可以退去三也臣本庸愚與世絕遊
變亂之前結茅江岸花朝月夕漁釣自樂每誅三公
不換此江山之句不幸遭亂茅茨松菊盡為灰燼釣
石漁磯埋沒草裏夢想依依能不興喟常以為賊若

渡海便當歸去江湖以終餘生猥蒙 天恩叨此重
寄追 賜職帖榮及九泉感激之深徒自投淚願守
邊城圖報涓埃而愚計歸虛更無可為束手而坐賊
至而走臣實恥之且臣素患痰喘又有心熱今則濃
痰填膈日夜喘吐心熱轉極眩昏兼發忘前失後決
難察任與其尸位素餐將至於債事辱國無寧退去
以讓於武勇之將乎賊退無事之時臣雖歸去如遇
變急臣請被堅執銳為士卒倡且不敢偷生苟活以
負 殿下伏願 殿下視臣以漁夫勿縛以爵勿繫
以職任其閒適於江湖焉江湖一漁父雖若無補於

國家其視各立朋黨是已非人忘國家之存亡而只為身謀者亦有間矣伏願 殿下垂察焉

辭召命疏

戊申九月

臣伏見聖旨有曰國勢岌岌已去七八分又曰時事之艱危可謂急矣嗚呼自古人君不知危亡之勢故不任忠賢不恤軍政終至於亂亡而後已殿下已知國勢時事岌岌艱危是心足以悅人心回天命苟能推擴是心慄慄危懼信任忠直遠退回邪慰悅人心以祈天命則何憂乎南寇何懼乎北賊國家興隆指日可待臣雖愚劣感激誠深願竭駑鈍以補萬一而

臣之絕粒已經八載肌消形枯決不堪人世之事且做調息之功久而不廢今則不食而不飢不飲而不渴臣之愚意以為生可延仙可做而斬將之勇決勝之智臣實無有舍若棄養生之道而冒死官之任強其所未能卒債大事則不但獲罪於殿下抑將貽笑於後世與其食祿飽衣錦煖而竟無益於緩急之際無寧遠投名山餐松啗柏飲泉眠雲以閱歲華伏願殿下置臣於物外俾成天下之一難事焉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但卿本非方外之士也予之命召意亦有在而乃敢以仙術自高不肯赴命其可謂

知輕重大小之義乎昔張良辟穀亦在於定天下安
劉氏之後試觀今日之域中實非人臣自安佚之秋
宜遵前旨斯速上來

討逆疏 戊申十月 日

臣伏見聖旨再下旨切辭嚴臣戰慄惶懼罔知所措
感激涕泣不知所云臣雖無狀豈敢索價臣雖不愚
豈不知天眷之重而惜一身之死乎只念臣本無聰
明才藝且無將畧兵謀雖於亂初率軍討賊獲斬零
賊是不過一時之幸耳非有將兵之才也不幸大臣
誤聞虛名謬薦失舉將使殿下擇將非人臣之萬死

固不足恤以國與賊之戒其可不懼乎昔趙之趙括
不能自知其才謂天下莫能當卒敗趙軍身死國亡
括不足笑四十萬衆見坑何辜宋之李綱既能知己
又能料賊固辭闔外之任而時君強之亦未免敗軍
之患是豈獨李綱之罪亦莫非宋運之不幸也臣若
含默而濫受重任則與括無異臣實恥之故臣於前
疏已畧陳之而今又盡言之伏願殿下察臣愚直之
懇恕臣難進之罪永寢召命必擇賢將而任之則兵
強國昌 社稷幸甚若殿下以謬薦之言為可信強
委以難堪之任則是誠關國家興敗之運臣實憂之

嗚呼殿下新登寶位念亂圖治宵旰憂勤任賢恤民
仁心聖德播聞遠邇窮村僻巷愚夫愚婦亦莫不願
須臾無死更覩中興之盛况臣受恩先朝官至宰
列今蒙恩命至再至三感激長吁不能自已而臣之
難進又有說焉忍而不言非臣子無隱之道也伏願
殿下垂察焉嗚呼逆肆全恩之說誰作備者其將以
喪邦乎此之爲說似是而非近理而曲臣竊惡其亂
法而亂義亂法之弊將至於無法亂義之患必至於
滅義無法滅義國能存乎義與法公也恩與情私也
私不勝公則情不可以勝義恩不可以勝法義法之

所在恩情不得不屈則國人皆曰義與法之不可犯
也如此不然必皆曰國事惟以恩情爲重將來之禍
其不至於喪邦乎殿下未卽位之前肆固兄也殿下
卽位之後肆乃臣也人臣無將將而必誅况肆逆謀
之跡昭昭難掩國人咸曰賊肆可誅殿下當用公義
而斷私情舉大法而罰小恩梟示國中快悅人心以
圖上帝之默佑可也殿下安得以賊私謂之兄而大
違一國欲誅之心乎昔管蔡流言周公誅之周公大
聖也友愛之情豈輕於殿下而周公之不能全恩者
何也以罪在王室故也而况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致

治雍熙民心皞皞當是時也管蔡雖存焉能搆禍而周公之必致辟者豈其恩情之薄耶罪在王室不得不誅也其所以誅之者若有未善則天縱孔聖必不以不復夢見爲傷歎也今之國勢何如也耶人心不可謂不離天命不可謂不去而逆肆之罪過於管蔡則在法無赦在義必誅而恩不可全亦明矣彼以全恩爲說者是所以非周公也非周公者乃所以非孔聖也夫謀弑之賊人人得以誅之誰非殿下之臣而敢備全恩之說乎全恩之說去義與法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討逆之論合義與法言之也天下之公言

也蓋使人心將離天命將去者皆肆之爲也肆於平日貪暴無涯殺人無忌且使賊陰殺朝臣而謀棄其妾以臯陶執瞽瞍之訓觀之則是其罪足以死也况又爲篡弑之謀乎人而無欲誅之心非人也臣而無討賊之心非臣也請誅一謀逆之臣以快人心有何不可而乃敢倡亂法亂義之說是誠何心哉臣實未知伏願殿下排滅義之說從執法之論則是國人殺之也非殿下誅之也肆自戕其身也非國人殺之也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可怒而不怒奸臣乃作人心之悅在此天命之回在此中興之業及掌可建矣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人心離則天命必去人心悅則天命必回故臣愚以為今日圖存興理之急務莫如用不測之刑施不測之賞以悅人心以回天命如蒙殿下不以人廢言誅逆肆以泄神人之憤則臣雖年齡已暮氣力已衰形如枯木心若死灰亦將有以感發奮迅捐身於驅馳况賢於臣者孰不欲為殿下死乎不然臣乃隱於山中以遠初心寧能入於亂法亂義之朝見國家危亡之禍耶

答曰省䟽具見忠憤之義深用嘉焉頃予不幸遽遭

天倫之變禍機之動間不容髮倘非侍從諸臣元老大臣炳機盡忠摧逆節於未發則予雖欲全恩得乎厥今竟徒服罪已正常刑一塊同氣之肉全而貸之是或一道權而得中亦何害於義也卿宜強起以扶王室

斥全恩䟽

伏以臣庸愚鄙陋累被召命天語丁寧天威咫尺臣驚惶感激隕淚流滂不俟而行匍匐趨命是固臣子之分義而欲達愚衷今又開喙罪宜萬死只俟天誅臣愚以為逆肆之誅不誅其所係至大至重是乃義

法恩情勝負之判 宗廟社稷安危之機 一國生靈
休戚之端 君子小人消長之源 誠 國家隆替存亡
成敗之大機關也 刑政之大莫過於此 而殿下嗣位
之初 適其始政 所以悅人心 回天命 觀視臣民也 而
彼哉 斗筭之人 做出全恩之說 以惑殿下 至仁之心
不忍加誅於逆賊之頭 使之過於仁柔 而不及於義
法 其可謂得中之權乎 哉 臣恐一國臣民望治之心
以此而喪矣 忠臣義士奮發之膽 以此而落矣 奸邪
讒佞欺負之徒 以此而彈冠相慶矣 貪官暴將咀啖
軍民之輩 以此而益橫無忌憚矣 刑法政令委靡偷

懦陵夷之漸 未必不兆於此 誠可爲痛哭流涕長太
息也 臣之愚固之心 以爲殿下不誅逆肆 則臣何敢
冒爵貪祿於棄義棄法之朝 見載胥及溺之患也 蓋
謀逆天下之大罪 討賊天下之大刑 舉大刑而加大
罪 其可以容私恩於其間哉 全恩之意 雖發於聖衷
猶未免傷於義也 况以臣子之口 而先倡全恩之說
乎 臣子而倡是說者 無討賊之心者也 使臣子皆無
討賊復讐之心 則是率人國爲戎夷 棄人類爲禽獸
孰有憚於篡弒之爲乎 爲君父於其臣子之上者 得
不危且殆哉 臣深痛其說 欲力排之 而文短辭拙 無

以達意於前疏故今更為殿下陳之臣聞春秋為誅
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皆周公之法而周公孔子同
一心也同一義也同一法也孔子修春秋之心誅意
之義討賊之法皆出於周公誅管蔡之心之義之法
也其心同故其義同其義同故其法同趙盾不討賊
許世子止不嘗藥春秋皆以弑書誅意之義至嚴矣
穀伯貶而書名滕侯降而稱子以深絕其來朝而黨
於桓也討賊之法至詳矣孔子之心以為亂臣賊子
常有而周公不常有故天下有篡弑之禍思周公而
傳周公心法於春秋孔子即周公也周公即孔子也

孔子易周公之地則必誅管蔡如周公也周公易孔
子之地則必修春秋如孔子也周公孔子慮亂臣賊
子接迹於天下後世故舉大義用大法誅管蔡修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莫敢勸於為惡而篡弑之禍止矣
今之為全恩之說者其以周公孔子為非聖人乎其
以誅管蔡修春秋為周公孔子之累乎不若是何敢
倡全恩之說使亂賊之徒無所懼而肆為惡耶方其
陪臣讓位之說欺罔天朝遼藩討平之奏誣撓
天聽查考之差官未回丹封之皇命未定也宗
社之危如以一髮引千鈞而倡全恩之說於其間使

逆肆得保其首領懷僥倖覬覦之望噫其謀之不忠
極矣其慮之不遠甚矣嗚呼曩時國家危急存亡之
機岌岌乎殆哉 皇朝若信讓位之說謂逆肆以長
當立而有泰伯之德疑殿下無 先王之命而受逆
肆之讓於義不可其遣差官也命以逆肆歸則逆肆
以重賂納於 皇朝之權臣蓋亦有年云矣彼權臣
之爲逆肆謀者若出於不測則國之存亡未可知也
然則讓位之說萌孽於全恩全恩之說爲根於讓位
相爲表裏互爲統肆幾成喪邦之禍發於慮慮之所
不及甚可痛哉臣前觀赦文逆肆免爲庶人置諸畿

邑未知其罪已宥其身已解而無拘孿防杜之禁耶
若果爾彼逆肆以不奪不厭之心其將不北走胡乎
雖其計或未出此安知其宿養死士之徒不有竊負
而潛逃者乎老酋以爲奇貨將有納國之謀則其何
以拒之哉我國經亂之後軍民死亡十無二三而加
之以軍故解弛賞罰無章民無死長之心軍有曳兵
之計而老酋方張之勢士馬之強宜不下於前日之
海賊則以我國無能之將率我國無制之兵其孰能
折衝而禦侮哉一敗塗地無惑也事至於此雖悔不
用周公孔子之義法其可及乎然則全恩之說必至

於亡人之國而後已也且爲是說者果何人哉君子
耶小人耶雖君子也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所見所
論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之甚也如小人也以
忘君之心發與賊之說豈可以小人之言爲輕重於
國家興敗之機乎循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伸私恩
則傷天下之大法殿下若不能無惑於全恩之說有
所不忍於恩情之私而不能雄斷於義法之公則臣
恐殿下厚於仁慈不能剛克而收拾人心迺續天命
有未易也臣竊憂之伏願殿下以周公孔子之心爲
心以周公孔子之義爲義以周公孔子之法爲法心

與義法皆至公無私則可以處逆肆無愧於周公孔
子也逆肆獲罪於天地結怨於神人而謀危宗社
其爲罪也莫贖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奉天討舉王法
誅之而無赦者所以爲宗社也非爲已也慰天地
神人也非爲已也是乃所以從周公孔子相傳之義
法則四方後代其誰曰不可殿下誠能以周公孔子
之心行周公孔子之法不以大需釋當誅之賊合人
心而定罪順天理而用刑則王子貴戚有所畏而罔
敢驕橫大小臣僚有所畏而罔敢欺負以至於百執
事郡縣之吏亦莫不大有所畏革面而改心矣夫然

後殿下之御臣庶制軍民投之水火無不如意可使
制挺以撻外寇保民固國猶反手也中興之業其有
未隆乎臣雖愚劣言出悃悞若殿下覽臣之疏行臣
之言則是殿下實能用臣於千里之外也臣雖遠栖
巖穴逍遙物外其實見用於殿下之庭也不然如臣
衰耗羸阡雖出而車載斗量亦何益於勝敗之數乎
龍吟雲起虎嘯風生上有聖主下必有賢臣而一國
以一人興殿下誠能親賢以誠信賢以誠任賢以誠
求賢以誠則朝廷之上一國之中豈無扶顛持危之
相豈無仗節死義之臣豈無禦敵制勝之將豈無斬

將搴旗之士乎殿下惟患親之信之任之求之之誠
有所未至焉耳臣則無可用之才而徒能休糧絕粒
自苦其身伏願殿下勿下召命俾愚臣成志願焉
答曰省疏益見卿憂國之遠慮深嘉赤心此論來自
方外大義壁立千仞不煩斧鉞而足以寒亂賊之心
卿勿曰言不見行而趨春上來以扶彝倫

中興三策疏

庚戌四月日

伏以臣所患邊頭之痛苦歇無常至今彌留縵命雖
存形骸已枯前日承召未卽奔命極知虧義無所逃
罪譴誅不加天眷益隆聖旨縑繆藥封兼降臣驚惶

感激沈痾似蘇服藥調治則應有其效匍匐登程以謝天恩臣之願也臣蒙恩寵如此其重欲報涓埃萬死如毛只恐一朝病加奄歸泉下則目不得瞑矣寧無一言以效芹曝之誠乎嗚呼殿下之所能者天而其所不能者人也求慶之謀不逞者天也逆肆之禍不及者天也 皇朝之丹封竟至者亦莫非天之已定也 宗社之福臣民之幸為如何哉天之所以佑殿下者可謂至矣而竊怪夫羣臣之所以忠於殿下者有未盡也伏願殿下之其所不能而勉勉留意俾羣臣咸盡其忠之其所已能而孜孜致誠自天申佑

於冥冥之中則國家興隆指日可冀也臣雖愚魯未嘗忘國家存亡之憂極慮窮思得中興三策一曰主勝之道臣聞惟天無親佑于一德民罔常懷懷于有仁伏願殿下夙夜無怠兢兢業業敬之誠之察守道心克之復之修明一德祈皇天默佑其命維新親賢遠奸信忠斥邪推施大恩擴布至澤浹於肌膚淪於骨髓使軍民常懷其心不離則國祚延於無疆寇敵屈於千里上策也二曰兵勝之謀臣聞全勝不鬪大兵無劊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伏願殿下拔卒伍之特而將軍兵擢山林之賢而置高位用不測之

恩以鼓動人心貪贓無法之吏暴虐犯律之將或戮而梟于州縣或烹而徇于國中用不測之威以振肅刑政則全勝在我可勝在彼而守則必固戰則必勝中策也三曰僅保之計臣聞迨天未雨撤彼桑土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伏願殿下料敵量已乃明乃哲先事而備預患而防積穀於必守之地如江華等處爲軍氓之天俟不時之需命世子鎮守嶺南控制兩湖延攬賢能愛養黎庶作一藩屏成大保障創深根之業爲不拔之基下策也夫國家成敗之勢有如奕碁然雖敗局未嘗無勝勢雖勝局未嘗無敗勢故善奕

者轉敗爲勝不善者乘勝致敗今之國勢雖若敗碁然豈無可勝之勢哉用不敗之謀行不亡之策汲汲如救焚拯溺然後庶乎其可也臣聞干戚之舞不可以解平城之圍結繩之政不可以治亂秦之緒從容平常之政恐無以濟今日危急之勢必須用非常不測之恩威然後可以去朝廷朋比之患可以革貪暴侵漁之弊可以使大小臣僚同心協力王事靡盬而南寇北敵有不足憂也臣之愚計竊自以三策爲敗局之勝手而言之可用與否惟在於聖明之鑑如蒙殿下好察擇言及於芻蕘采而納之試而用之有所

禪補於萬一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答曰省疏深嘉憂國之誠予當體念焉但卿以貫日
之忠堅卧雲之志是予不能延攬之致良用愧忸卿
宜勿為遐棄幡然上來以副予虛席之望

陳時弊疏

庚戌八月日

伏以臣猥蒙天眷軫念窮寒特賜以衣資表稟綿絮
及司僕寺馬臣感激涕泣不知所云臣是何人得蒙
恩寵至於如此撫躬驚惕無地容措但願殿下推此
恩而賜邊戍戰士之無衣無馬者焉殿下之衣與馬
固不足以遍賜一國之戰士而殿下誠能愛民如子

視民如傷施仁布惠輕徭薄賦以寬民力以安民生
使一國人人皆有餘財則是不賜而賜也臣前蒙聖
旨褒臣以貫日之忠今見聖教又許以盡忠之人臣
自念自度無一可稱之事而聖教至此臣仰愧俯忤
無以為心歷代帝王雖有竭忠盡節之臣未能克知
灼見故君臣不遇而治日常少殿下乃以臣為忠豈
非微臣之幸乎然而幸者小人之所僥而君子之所
惡臣何敢以君子之所惡為喜於心乎臣本庸愚無
智慮無膂力而衰老已極羸尪已甚雖欲盡忠盡悴
以不負殿下之所知其可得乎思欲披肝瀝血以報

消埃伏願殿下垂察焉臣嘗究古昔帝王之所以盛衰興亡者不外乎人心之離合天命之去就而已人心未離天命未去則國無不興人心已離天命已去則國無不亡臣未知今日之人心離耶不離耶天命去耶不去耶人心雖未至於離而殿下常以為已離天命雖未至於去而殿下常以為已去悶人之窮畏天之命慄慄危懼夙夜無怠勵精圖治終始無荒德以動天仁以保民念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則因衰為盛轉危為安猶反手也君與民雖有尊卑之異而其實一而二者也民與天雖有上下之殊

而其實二而一者也民安則君安民危則君危此非所謂一而二者乎民悅則天悅民怒則天怒此非所謂二而一者乎伏願殿下以慰悅人心迓續天命為中興之大本焉臣觀宮闕巍然丹雘煥然無異於平時今日之人民十不存二三於盛時今日之財物百不存五六於盛時而營建兩闕惟務宏麗勞民役衆貽弊萬端罄財殫物况費不貲民力安得以不竭民生安得以不困今之視民如草芥而莫之恤此非所以悶人窮而畏天命臣恐殿下中興之誠未至也臣聞 詔使徵銀無厭得銀之數過於五萬餘兩云莫

貴金銀視若泥沙取盡錙銖以充 詔使溪壑之欲
羣臣之為殿下謀者臣竊未曉其心也再登之取銀
倍筵於劉用則安知後日之奉使者又有甚於再登
乎不但此也 皇朝銀貢之廢今垂二百餘年國之
禁銀不用者有深慮也而太監兩使得銀無數盈欲
而歸銀貢之復必自殿下始一國生靈必斃於銀
宗廟社稷必危於銀殿下無窮之辱必生於銀寧不
疾首而痛心哉銀兩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非從
鬼神來也只出於民而為國不以禮不以義不以廉
恥而惟欲以銀為之國不國矣竭民膏血而不恤忘

國大禍而不慮此非所以悶人窮而畏天命臣恐殿
下中興之誠有未至也臣聞諫者之多表我之能好
諫者之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
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盛德殿下即
位之後忠言讜論者擯斥不容其所言雖或有過實
者而無非出於愛君憂國之誠也唯唯者千而謬謬
者一其心可賞而其言之過有不足惡也殿下不能
優容反加踈棄此非所以褒忠直而開言路親賢臣
而濟艱危臣恐殿下中興之誠有未至也舉一而可
知其三則殿下無中興之誠豈但止於三事而已哉

雖然既往不諫來者可追遷善之門翻手可闢適治之路舉足可登殿下誠能奮迅悔心痛改前愆以民力爲重限數十年不復興土木之役禁絕用銀以身先之使國人咸不得用以杜日後無窮之弊親信忠賢遠斥奸邪從諫如流以張公道則民生自保天眷用懋而國之興隆可立而待也臣於頃日伏見殿下親詣 詔使所館處請宴勤懇終不見許臣不勝忿忿之至再登宦者宦者犬豕也有不足道彼以無前之辱乃敢加之於殿下者豈無其故哉臣愚以爲差備通事表廷老秦禮男等以 詔使爲牟利之一窟

穴逞奸舞術陰啖 詔使縱無涯之求爲分利之計而不以辱及於殿下爲忌憚也觀其不早探知 詔使無接見之意而豫通於政院則其無君之心斷可知矣若無是心則宜其叩頭流血竭誠極爭雖死於 詔使之怒可也而不若是者豈非無君之心使之然乎求情責意則罪不容誅矣遠接使館伴等既不能防閑於通事又不能周旋於 詔使君父羞辱視若秦瘠徇 詔使之欲爲利己之謀觀其 詔使賞格之請其交相征利之跡昭然難掩遠接使館伴等必與通事與 詔使陰相賂遺而人不得知其罪亦

不可赦也伏願殿下待 詔使渡江斬通事而竄遠
接使如此則後來繼今者有所懼而不使辱及於殿
下如今日也嗚呼民安而後國富國富而後兵強兵
強而後禦敵禦敵而後中興中興三策臣陳於前而
臣計慮短淺識見闊疎安民富強之術臣實未曉故
未達於疏中臣到忠州見牧使臣張世哲世哲言於
臣曰富國強兵豈無其術特患不能舉而行之耳臣
問其術則曰以宣惠之法推演增益使之便於民利
於國宜於兵則不出十年必見富強之效臣到京城
又聞宣惠之法試乎畿甸民咸便之太監兩使之來

也民間之苦亦不似前日云臣益知世哲之策果可
行也伏願殿下命世哲條陳其策而與大臣謀與賢
士大夫議斷而行之勿撓於宦官宮妾私昵之言夫
宦官宮妾私昵之輩以其良法美政為不便於己必
造沮撓之言伏願殿下察其肺肝焉嗚呼國家經亂
之後 祖宗朝良法美典蕩然無存欲浪滔天貪風
振地民怨於下天怒於上而危急存亡之勢有不可
忍言况臣文短辭拙安敢以一一枚舉哉誠以宣惠
之法通行於一國而申明 祖宗朝職污軍律殺人
三大法犯者勿赦不以賄賂而低昂則可以息民怨

弭天怒國日躋於富强之域而南寇北敵可以撻之以挺伏願殿下留意焉臣絕粒多年靜居山中飢餐松而渴飲泉友明月而伴清風逍遙於煙霞之中無意於塵世之事召命纒纒冒死上來非有貪戀爵祿之計實欲一謝天恩復歸於山而殿下獎許既重恩眷亦隆臣欲去不可欲留則非臣本情臣實悶焉茲以胷中之所欲言者悉陳無隱以俟殿下納用與否而為微臣去就之決如蒙殿下采納臣言有少裨補於興理圖存之萬一則臣雖棄十載修養之功而死於輦轂之下無悔也不然臣掛冠東門納履而去萬

山松栢鬱鬱蒼蒼何往而不得休糧哉臣不勝感泣
激切戰慄屏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見忠謹深用嘉歎儻接之臣其於勅使所為何哉恐不可以此深罪卿宜恕之陳戒之辭予當體念與廟堂議而處之勉回遁思共貞國事

請罪通事遠接使疏

庚戌八月

伏以臣濫蒙恩眷特命臣除咸鏡道觀察使任之重責之大如蚊負山罔知攸措第念君之於臣計不從則退之可也臣之於君言不聽則去之可也計不可從而徒授大任則是失用舍之道也言不見聽而虛

冒重寄則是昧進退之義也臣敷心腹腎腸圖效萬一而聖批有曰儻接之臣不可深罪臣竊惑焉臣聞殿下命他譯官遞代表廷老於平壤而廷老等陰囑詔使終不肯退此非逆殿下之命乎徒懷謀利之計不懼逆命之罪則其無君之心不待辱及於殿下而後知也遠接使等徇詔使尾閭之欲啓國家無窮之禍而又使羞辱及於君父則其心之異於通事者幾希殿下不施赫怒之威而反加賞格之恩是猶天之有春而無秋有夏而無冬也臣聞立天地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爲事所以生物也則王者

以之而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爲事所以成物也則王者以之而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殿下有恩而無威用賞而廢刑其亦有乖於天之道也天有養育肅殺而四時具然後歲功成焉則人君其可徒行恩賞不用威刑而能成治道乎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於君乎嗚呼善善而不能去惡惡而不能去者郭公之所以亡也善善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殿下明知通事

遠接使之罪而刑不加焉何以懲惡殿下雖有仁慈之德而無以施仁慈之澤於民體念議處之教亦必止於文具而已臣恐殿下國事日危月靡衰替不振竟至於不可救也臺臣進諫者只以還收賞格爲言其以通事遠接使等爲無罪乎若果無罪則賞格之加有何損益於國家生民而敢瀆天聽哉如知有罪當以罪之大小論罰之輕重而諫官否焉其可謂臺省有人乎是必殿下不以逆耳之言求諸道故諫官徒知有已而不知有殿下也臣之心與羣臣異臣之計與羣臣異臣之言與羣臣異而殿下莫之能用臣

可以去矣臣受恩感激死且不惜而殿下不使臣死焉歸歟歸歟山有松矣歸歟歸歟臣不死矣

答曰再省疏章益見忠謹深激予衷所陳實中予病當用作藥石目今邊憂孔棘願賴卿奮庸驚破西北賊膽卿宜體予至意勉屈遐心克張虎豹在山之勢痛折犬豕窺關之計尊主庇民孰大於此幼學壯行此其時也勿爲控辭以副予望

第二疏

臣伏見聖批曰所陳實中予病當用作藥石又曰幼學壯行此其時也嗚呼殿下不以禮使臣而欲畱臣

以言也臣雖至愚以何顏面只感殿下之言而徒冒
非據之任乎俯仰天地愧怍不暇克張國威上尊下
庇非所望也臣觀春秋許止趙盾皆以弑書非聖人
偏疾二人而用法之刻也惡莫懣於志而莫邪爲下
故聖人以誅意之筆爲萬世之法後之爲人臣者必
通春秋之義然後可以免無君之罪而杜無君之禍
也通事表廷老等不退於殿下之命是無殿下也遠
接使等見通事逆命而不加罰不請罪矇矓不使退
焉是不有殿下也以不有殿下之心長通事無君之
漸馴致其禍卒至於無前之辱及於殿下非一朝一

夕之故也通事之心與 詔使合遠接使之心與通
事合竭一國生靈之膏血充 詔使尾閭之欲而
詔使喜之請賞格以報之此臣之所以謂陰相賂遺
而不使人知者也非徒殿下不以爲罪而諫官不知
焉羣臣亦不知焉是皆不通春秋之義也臣腐心痛
骨仰達愚衷而殿下不信不用臣恐殿下無以杜將
來無窮之患而建國家中興之業也殿下苟無意於
中興則滿朝羣臣承順聖意者不爲不多矣如臣羸
屣又何必側身於其間哉臣之計窮矣臣之心戚矣
一去之後山益高而水益深矣

答曰今觀卿疏章至三用嘉忠憤遠接使等勅使時
在境內從容議處亦未晚也予方受鉞當調攝相接
勉回適思俾遂利見卿其輟行速還

陳時弊請去疏

庚戌九月

伏以臣愚讜癡直忿忿於通事遠接使等有罪無罰
決意退去徑情罪大日俟刀鉅聖恩如天不惟不罪
之而召命追及下諭繾綣示臣以罰罪之意款臣以
接晉之旨臣不勝感激涕泣之至嗚呼殿下雖於臣
言有優容之美而顧於大罪無必罰之威不畏民志
其可為國乎殿下至仁至慈之德即天地生物之元

也雖然王者之道若天之高不可極也淵之深不可
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奸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
發威武剛克人君所不可無也臣聞質畫主事丁應
泰之誣陷我國也其差備通事尹禎死於杖下接伴
使白惟誠永不叙用 先王之所以用罰如此其嚴
者其慮深且遠矣今表廷老之罪浮於尹禎遠接使
之罪不下於白惟誠而殿下不監于 先王成憲臣
恐殿下將不免於有愆也殿下君臨萬民富有一國
芑苴之行萬萬無絲毫之疑而表廷老等終免於罪
則市井瑣瑣之徒遐遠蚩蚩之氓必將曰通事之銀

能入乎宮禁能行乎朝廷之上如此則殿下至公無私之心恐無以家喻而戶說也諫臣只以還收賞格塞責而止是不以通事之罪爲罪而以臣言爲非也臣䟽下備邊司而備邊司諸臣罪通事不重救遠接使太深是不以殿下之辱爲辱而以臣言爲非也昔吳王與孫武試兵也愛姬失令孫武斬之而王不能禁姬之發笑其失小矣而孫武之不受王命而吳王之不罪孫武者何也將有事於戰伐而兵威不可不立也今表廷老之罪較於吳姬不啻天淵而殿下不能聽用臣言羣臣反以臣言爲非此臣之可以去一

也臣於昔年間北地絕遠王化不及貪官暴吏之虐萬倍他道故黎民生男棄之生女乃養非父母之情獨不愛男也以其男子生而苛政之害甚於猛虎也今聞北道土兵鮮少籍其私奴盡以爲兵土兵之所以少者豈其盡病死而盡餓死也是必不能支剝割之侵散而之四方也或投而入於胡也私奴爲兵而內奴獨免則是示民以私也王者無私其可私之乎臣愚以爲私奴內奴雖盡括爲兵而不能禁其咀啖則是亦人也其能獨堪其苦乎徒爲貪暴肥己之資而不爲國家禦敵之用矣必也嚴職法重殺人明軍

律然後紀綱立而軍民賴兵可強而胡可防也殿下
卽位而後專務仁慈犯職污囚王獄者無不見宥而
殺人及犯軍律者亦莫不然此國勢之所以日益陵
夷而不可救者也今者殿下親見無前之辱洞知通
事遠接使之罪而猶不用刑則况犯法於千里之外
而善事殿下之左右者乎賞罰無章何以勸沮此臣
之可以去二也臣聞朝廷因咸鏡監司秘密狀啓分
遣宣傳官發兵添戍邊臣之請兵非斯今也未能的
知虜情信其傳聞虛張以啓是邊臣欺殿下也備邊
司諸臣例因虛報欺以爲欺上以貽殿下宵旰之憂

下以起軍民動搖之弊是備邊司亦欺殿下也臣聞
倭使怒接待乖願恐嚇多端我國情實彼無不知讐
倭不和則已旣爲羈縻則姑以權宜之謀止其暴怒
之禍未爲不可也邊城不守舟師亦弛賊來必潰人
人皆知而爲殿下謀者國家危急不察其機而自己
利害每較於心是亦欺殿下也臣聞朝廷方以號牌
爲急務刻期通行如欲行號牌之法必先行宣惠之
制然後民不運而國有益矣 祖宗朝贓污殺人軍
律等法廢而不行故軍民不保其生不安其業而流
離遷次豈其民情也哉救死不贍也如此而遽行號

牌法峻則聚而為盜法弛則擾而增弊孰主張是是亦欺殿下也今之為諫官者未聞以國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面折廷爭以回天意而惟以引嫌而退為一大規或一月而退或一旬而退甚者數三日而退以纖虱小事塞其言責是亦欺殿下也臣聞儒生上書訟成渾之寃臣未知成渾為人果何如也但聞人皆以黨姦負君誡之士皆以謀殺處士斥之其所以詆斥之者必有所據而先王洞燭情狀已施譴罰此實萬世公論所由立也今者儒生稱訟其賢欺罔孰甚焉朝廷分朋立黨故儒生亦分

朋立黨而指姦為賢是儒生亦欺殿下也大小臣僚及儒生莫不欺殿下而獨臣不欲欺也欺者之徒必反以臣為欺此臣之可以去三也臣來在京城有日矣臣聞諸大小臣僚及閭巷士民皆曰國事無可為也士民何以謂國事無可為歟謂貪風日起而欲浪益深歟抑謂賦役煩重而軍民困窮歟臣未敢知也羣臣何以謂國事無可為歟謂朝廷朋黨之禍甚於南北賊歟抑謂殿下仁柔有餘而無明武之德歟臣未敢知也大臣何以謂國事無可為歟謂國家興亡係於天數而不容人力於其間歟抑謂殿下有偏信

戚里之漸而無敬體委任之誠乎臣未敢知也大臣
既以謂無可爲則其徒取充位食夫祿衣夫錦而無
陳善責難之意從可知矣羣臣既以謂無可爲則其
泄泄沓沓玩愒度日而忘國家之治忽從可知矣士
民既以謂無可爲則其不事其事而愁苦怨咨亦可
知矣臣又未知殿下以今日之國事謂可爲歟謂無
可爲歟殿下從儂臣之計陷通事之術徒以銀兩充
詔使之欲而不恤生靈膏血之渴臣恐殿下無意於
中興而亦以國事謂無可爲也臣聞殿下將設進豐
呈之宴其費鉅萬殿下逸豫之漸必自此而始消消

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臣恐殿下無意
於中興而亦以國事謂無可爲也山林非無肥遯之
士而殿下無旁招之誠不能起而用之朝廷非無社
稷之臣而殿下無勿貳之誠不能信而任之不有君
子其何能國臣恐殿下無意於中興而亦以國事謂
無可爲也閭巷士民雖謂之無可爲而國事猶有望
也大小臣僚雖謂之無可爲而國事猶有望也至於
殿下亦謂之無可爲而無刻厲奮發之誠則國事其
無望也已臣未知殿下之國事天爲之耶地爲之耶
鬼神爲之耶臣亦決知國事之無可爲也此臣之可

以去四也嗚呼大小臣僚知國事之無可爲而不能
退者以其有全軀保妻子之計也臣十載絕粒枯槁
將死有何貪戀之心而昧於進退之義乎臣前後陳
疏見疾於諫官見疾於羣臣見疾於儒生又見疾於
宦官宮妾私昵之輩臣不去矣禍必及矣臣恐臣身
之不死於國事而將死於不忠者之手與其徒死於
不忠者之手無寧退去而枯死於山中乎臣一去不
反伏願殿下勿復召臣焉

答曰省疏益見忠直陳戒之辭予當體念以藥予病
議處之務更與廟堂商確變通但遠接使等別無可
罪之事每見卿疏予不能無惑卿故爲此過激之議
以驚動華人耳目乎卿宜平心勉回遁思是予所望
於卿而卿反不諒予情望望然去之不勝缺然卿其
體予至意輟行速還

第二疏

臣伏見聖旨以勉回遁思丁寧下諭嗚呼殿下招臣
以言而不以義也臣非不欲忠於殿下也非不欲死
於國事也義有所不可臣末如之何矣蜂蟻至微物
也且有君臣人受天賦而靈於萬物孰無愛君憂國
之心乎况臣濫蒙天眷榮寵已極雖欲果於忘世其

可得乎言不見聽計不見從退去巖穴臣不得已也
嗚呼今之羣臣無主辱臣死之念而視殿下無前之
辱忽焉不忿於其心者臣未知其所以然也意者經
亂之後大小臣僚家貧祿薄妻妾之養不稱其意利
欲計深廉恥道喪故通事之銀無處不入羣臣之心
為銀所蔽暗而不明不以罪為罪不以辱為辱此臣
之所以忿忿而不已者也如臣駑劣雖當國家無事
朝廷清明之時猶不可以建就功烈况今國勢陵夷
兵威不立南北強寇朝夕猜然而臣言危見疾計巧
不合其不可為國事也決矣僨敗國事罪在不赦歸

去來兮不亦愈乎臣所以不榮人之所榮而能人之
所不能者不欲負殿下於後日也臣無危行而所言
皆危言危而身不危者未之有也臣於前疏既已盡
言今復何言哉伏願殿下歸臣於山勿使不得其死
焉

答曰每見疏章用嘉忠謹曾欲引見而予適受鍼調
攝未卽相接蓋出於事勢之然也卿遽拂衣還山惟
恐或追予情未安卿豈盡知藥石之言予當佩服倚
毗之重卿宜體念茲遣史官冀留卿行勉回遐心以
副予跂待之誠

擬上疏草

伏以臣愚癡無狀發言皆激羣臣莫不忌疾而獨殿
下優容之不問諸近臣不謀諸大臣特遣史官敦諭
繾綣隆恩盛禮非臣子所敢安也所敢當也臣無才
行且無功烈有何恩禮之可加而殿下之惓惓於愚
臣至於如此臣驚惶感泣固知所喻臣生無以報殿
下之恩遇竊計以爲進盡危言折首不悔以少悟殿
下之心則瞑目於泉下矣嗚呼今之國勢日益殆矣
大臣無擔當王事之心而有全軀保位之計安坐廟
堂泛泛度日而時承收議之命或獻利國之策則殿

下不納用焉殿下之深親篤信而言聽計從者非大
臣也諫臣無蹇蹇諤諤之風有容容唯唯之習美食
臺府揚揚過時而間有敢諫之臣或進逆耳之言則
殿下輒擯棄焉殿下之親信而聽從者非諫臣也然
則殿下之所親信聽從者誰耶臣雖無狀逍遙物外
有年矣視名利若枷杻富貴如浮雲何敢發不忠之
言以負殿下而殿下全不聽納殿下之獨信偏聽者
必有其人臣未知殿下信宮妾婦寺耶信巫覡盲瞽
耶信戚里私昵耶如或信宮妾婦寺之言則因以信
巫覡盲瞽信戚里私昵而終至於親小人遠賢臣也

的矣嗚呼殿下之心以為國家已安人心已保而無
危急淪喪之患耶一國之人皆是讒佞欺負之徒而
無忠臣義士仁人君子耶雖號為忠臣義士仁人君
子而其心皆不可信耶獨信妾婦巫盲戚里小人偏
聽其言而不信忠賢者歷代帝王未有不亡國敗家
者也為帝王者孰不欲得忠臣而信之顧其所信或
在於婦寺或在於戚里或在於小人卒不免於亂亡
其國者何也以其心之不養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
寡欲殿下誠能以養心為出治之大本以寡欲為養
心之至要寡其欲而至於人欲淨盡養其心而至於

道心常著則虛明瑩澈如驪珠獨耀於滄海通靈洞
照若桂輪孤朗於碧天濞遁邪之說莫得以眩其
是非克奸佞慝之徒莫得以遁其情狀君子小人知
之何難真忠實奸辨之亦易殿下信一忠臣則忠臣
皆出而不處信一賢臣則賢臣皆進而而不退而仁人
君子亦莫不然拔茅彙征濟濟盈朝同心協力共扶
顛危如此而人心離天命去而國無中興之盛請斬
臣頭以正欺君之罪嗚呼言不用計不施而不能退
不能去者羣臣皆然殿下不用臣言而欲用臣身者
是繫臣以爵維臣以職而使如羣臣也殿下視羣臣

如犬馬而驅臣入於其中臣雖至愚義不可入也榮其號利其祿而不以國事為憂者羣臣之所為而非臣之所能也臣之言雖愚且激無非出於願忠之一心殿下若於未夜之半清朝之早試一省念則亦或少補於固本寧邦之萬一矣伏願殿下勿復虛加恩禮而奪臣志焉

救永昌大君疏

癸丑六月二十六日

伏以臣年近七十病不離身形枯心喪雖生如尸前承召命未即奔赴罪宜萬死而誅譴不加聖旨又降憂內外之虞思濟亂之策至以勉起濟國事為諭臣

不勝感激感泣之至臣雖無濟亂之才豈無願忠之心乎與疾登途以謝天恩臣之分也而臣聞逆賊以推戴為言大君方在羣臣請誅之中嗚呼大君何罪羣臣請誅之意臣實未知也臣之愚意以為今日之不可用法於大君猶前日之不可全恩於逆肆也彼逆肆者罪惡貫盈於平日逆謀昭著而難掩罪在五室不可不誅而朝臣敢發全恩之說今大君則年纔八歲云八歲之兒必不知逆謀之為何事豈有與知之理乎大君無一毫可殺之罪非但一國人民皆知之天地鬼神亦必知之而朝臣乃開請誅之喙前則

欲釋大罪今則欲殺不辜是誠何心哉臣實未知也
臣聞備忘記有曰先王遺命正為今日慮也在天
之靈陟降于茲安忍用法大哉聖言仁哉聖心擴是
心踐是言親親而仁民民心咸悅則延國祚於無疆
猶反手也滿朝羣臣不知將順聖意導殿下於無過
之地臣實痛之不但此也大君之誅慈殿必不能
忍不能忍而如或自決則殿下將何以有辭於天下
後世乎臣恐羣臣將使殿下陷於大不義也如使大
君及其長也心如逆肆行如逆肆而謀為不軌則罪
不可赦雖誅之亦可也且逆賊推戴之言雖無與於

大君而如有與推戴之謀一上而或免
於刑戮則肘腋之蜂蠆如將來之禍有不
可言伏願殿下有罪必誅無罪一赦有罪而不誅無
罪而不赦則國不國矣臣之所一與羣臣不同
言不同則心不同心不同而相一者未之有也豈有
不相容而能濟國事者乎伏願殿下速遞臣職放臣
於煙霞之外俾得成素志焉

答曰省疏良用嘉焉煩卿闡任欲為長城之倚屢辭
至此邊上久曠姑遞本職勉副卿意

忘憂先生文集卷之二

忘憂先生文集卷之三

狀

請繕島山城狀

己亥十一月日

臣於去十月十九日到任本營八防軍數相考則出身軍功陸軍雜色并四千一百九名九百七十六名則屬於舟師出身軍功并一千三百七十餘名則巡察使關據自八月除防上番步兵四百三十名亦為除防作米雜色軍八百二十餘名則時方抄出將屬舟師只以元防軍及上番留防軍并四百八十九名分四番相替一番立防之數或百餘名或九十餘名

本營以最先受兵之地軍少至此極為可慮前日祇受有旨書狀內倭奴再寇之計形象已著愚夫愚婦亦知其必來為患今日之憂甚於往日陸軍整齊之事專在卿及鎮管兵馬軍器十分整備待變事臣伏念倭奴再寇朝夕可虞待變之事日急一日而軍兵孤寡至於此極防禦之事極為悶慮臣之愚意以為禦賊莫如守城邊城不守則賊至必潰軍潰將走將何以禦之乎是以兵法有曰先為不可勝以待賊之可勝不可勝守也尉繚子亦曰亡在於無所守城之不可不守亦明矣而壬辰年前大築邊城竟不能

守變亂之後又築山城且不得守晉州見陷黃石亦敗自是以後軍民皆以城為死地論者亦以城為不可守謂城難守則可謂城不可守不亦誤乎臣本庸愚猥蒙重寄如報天恩萬死無恨安敢懷必生之計以守城為危乎臣觀島山城清賊役累萬之眾築必守之城城之堅固固無比也且因斷山築城極巧真平地之一山城也外城周回只六百餘把精兵二千亦足可守而內地之卒不習戰鬪道路且遠邊警若急聚合誠難臨變急遽之際驅無糧之卒入守空城其勢必敗慶蔚之軍八年討賊慣於力戰精兵不

為不多若勿論公私賤本土流民盡數括出則慶蔚
兩府可得守城軍二千餘名以此軍永屬於守城且
於內地各邑括出諸色雜軍六千餘名為守城軍奉
足一人一年各出米二十餘斗則可以支二千名一
年所食如此則內地給糧之人必為樂趨而慶蔚立
防之軍亦無怨矣且守城之軍雖給一年之糧乘其
無事相替歸農以養其父母妻子則親上死長之心
油然而生於仰事俯育之中蒼黃顛沛之際無棄甲
曳兵之患矣臣以此計議於兼巡察使韓浚謙則以
為內地之軍盡屬於舟師格軍猶有不足之患給保

軍六千餘名括出未由云臣之愚計試之無路極為
悶慮 朝廷方以舟師為重一國之力盡用於舟師
彼賊之來必欲與舟師戰而後下陸則專力於舟師
之計得矣彼賊若畏舟師一朝乘風卒然下陸則臣
恐舟師之不得下手亦如前日也然後邊境防禦乃
責於陸兵之將則妄料禦賊計無所出敢此 啓稟
自朝廷商量處置云云

辭左兵使狀

臣本庸愚冒忝閫帥之任此實布衣之極不惜一死
欲守邊城而城守之計大拂軍情予遺之民盡屬於

舟師陸兵之將勢將束手無事之時稱爲兵使賊至之日遁避不暇臣實恥之臣年齡已暮毛髮皆白身且有病氣力衰憊脫有事變無可奈何臣死生利害有不足恤將至於辱國臣實悶慮速遞臣職擇遣武勇之將以備緩急云云

察理使時巡審城池狀

甲辰五月日

臣巡歷邊上審察防守形勢晉州乃嶺南之襟喉湖南之保障阻山帶河城必可守而但陷敗陵夷之餘修築無形之址功役未畢器械未備變起今年則及時保守有不可必而要衝之地終不可棄則城守之

事不可不預爲措畫不遺之民纔還蓬草之墟遽逢築城之役不無疑懼之心必須先爲收悅人心定其守城根本然後措置節目自可次第舉行矣臣竊妄料晉民限十年完其雜役復其所耕使入其土者皆懷樂生之心求無遷移之念則雖非晉土之本民而願耕於其野者甚衆然後籍其民數編爲士兵使之守城而晉軍之屬於舟師者專屬本城永減水軍之役則軍心自悅不以城守爲厭而晉城之守日漸堅固矣且右兵使李守一平易廉謹得軍民歡心久任責效則緩急必有所賴矣釜山則國之南門賊路初

頭關防重鎮不可不設而審其形勢則城圍甚大四面皆平左右高峰俯臨城中而軍不稱城粟不稱軍難守之形愚智皆知變起不虞若或不守則軍糧軍械及資寇賊臣竊妄料邊上已築之城雖不可撤而勞民役衆不輟營繕民力有竭而緩急無益所儲軍糧移置晉州用於築城之役則城可易就而難守之地則觀勢進退似爲無妨也大槩晉州則可守而功役未畢釜山則決不可守惟此仁同天生山城天生絕壁四面削立內外連城形依勢固內城則東南西北皆無受敵之處而門樓榭臺皆已成形倉庫軍幕

亦皆營立兵器軍餉時方輸入外城則西北二隅絕壁削立亦如內城只於東隅似有受敵處故畫其地勢已築石城而但城內器具未及措置矣一道之內惟此一城居中作鎮左右控制一夫當關衆敵莫犯脫有變急定爲必守之地而所守軍兵與本道巡察使李時發時方相議推移分屬至如宜寧軍兵則自亂初臣帶率討賊軍知將心將知軍情茲以移屬天生城使守要害處且令出入設伏使賊莫敢易犯事被劾時供辭

矣身本以庸劣濫受重寄天恩罔極圖報無計矣身

愚計以爲若守邊城則緩急有益庶報消埃願守島
山城至於 啓請而了遺軍民盡屬舟師城守之計
竟歸於虛脫有變急軍民必潰無事之時稱爲兵使
臨變遁避有愧初心加以素患心熱因憂轉極痰塞
胷膈喘急吐血眩昏又發精神耗喪察任不得夙夜
憂悶徒知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而不知罪犯邦
憲罷遞未及徑自退歸愚妄之罪萬死無惜倭賊國
之大讐而百世之怨凡有人心者孰不知討賊之爲
義通和之爲不可乎只念兵不厭詐內堅不和之志
卧薪嘗膽以措戰守之備外爲欲和之言羈縻疆敵

以舒暴怒之禍似近於兵謀妄陳愚計論以通和爲
主極爲曖昧矣身不稱於職憂悶日深心思退歸欲
達其情而實無知識語多愚妄愚妄之罪萬死無惜

呈都元帥稟築山城狀

甲午正月

道軍官權鬻持來謄書有 旨內辭緣奉審到付備
邊司關內山城爲今日急務三嘉山城則本處之民
前秋欲爲修築今未知已成與否此外他處要害山
城隨民情便否次第修築此事急速下諭于都元帥
令星州牧使郭再祐次知治洛江一帶賊所西犯之
路一樣檢舉待其有成這這啓聞如何 答曰依啓

啓辭內辭緣相考施行事關相考則宜寧丹城等官
山城地勢險阻而城內無泉非徒軍民疑懼亦非萬
全之計決不可費功力修築三嘉山城牧使親審則
形勢絕險城內有泉且有前功因以修築極爲便當
山城南距一二里又有一山險峻無比水泉亦足相
對築城則形勢相依可以禦賊而累年兵火之餘籍
名軍簿者外巷無丁壯老弱亦皆給保如此重役民
夫督成無路故不得已各陣精銳討賊可合者以爲
立番無勇軍以相遞赴役農前竣事而智異山龜城
鐵城等山城牧使夙聞其險廣問於人則形勢極好

用力不多而成功亦易趁時修築下道各官人民可
以避賊而他條措畫無路若擇多幹能有名望一人
別定山城將使之招集散亡及漏落軍籍者名之以
山城義兵而蠲免他役則不多時月似有可成伽伽
山龍起山外面峻險內勢寬平可容千兵萬馬而在
外者莫測其端倪絕勝無比亦爲修築則上道各官
人民可以避賊而措畫亦無其路若使僧義兵都大
將抄擇精銳使之討賊其餘諸道立番無勇僧軍及
各官各寺畱僧隨便招集全主修築則不勞民力成
功可期大槩用兵之法必有退守之地然後可以進

戰山城一事在今日最為急切各處山城趁時築成使軍民無奔潰之患而有死守之地則山城非徒為老弱全保軀命之所亦足為將士遏絕賊勢之地自上使牧使主掌則所當急急馳進稟命以竭駑鈍而牧使亦自歲前重得傷寒右臂不仁至今未差敢此報稟惶恐待罪凡百規畫一一行下

遺訓

居家雜訓

此先生居家訓戒之辭也子孫世守而玄孫元甲編於遺事中茲以別錄

近來奢侈成風嫁娶家尤甚衣服華玩之屬殫其心力恥居人後而因以貧窶不能奉先祀育妻子者間

有之君子之所不取也豐約宜稱情而無悔焉

迎婦迎壻時內外族屬齊會外事丈夫監之內事婦人主之或有未備之物使有司稱貸於門族而不為相貸者招致面責喻以恤睦相厚之道可也

一家喪戚則先人劬劓留護斂襲等節而其他門族則雖織服之人使不得往來私室至成服後各歸而會葬亦然

舉世惑於堪輿當喪則營求吉地以冀後福有過期者偷葬者或藁窆而終不能安厝者此大悖古禮之甚者也人子之道當避五忌而已不可妄希非福

漆棺古禮而入棺前則雖富家未及焉舉世皆限葬
前相漆無時動柩甚未安造棺而即用松脂豈悖情
禮

時墓忌等祀事宗子雖主之而支子孫專無助需甚
非道理時物及各家所有之物送助且前期齊會一
處致齋可矣

今人祭先代數稍遠則雖豐贍之家儀物亦不盡心
此非追遠報本之意也毋論代數遠近務盡誠敬至
於滌器疏節婦人丈夫各自勾監一遵朱文公家禮
可也

祭物亦定品數四湯六果三炙脯盥飯麵蔬菜之外
勿為雜備盛設以務虛文可也

時祭正廳狹則各位陳設甚難一從丘氏儀節及
國朝五禮儀考妣位共卓無妨

祭時子孫有故則具由呈單于宗子或無故不參則
日後門長定罰可也

新經亂離古禮大壞深可悲也冠昏喪祭一從家禮
不務文飾則庶可復古之制汝曹遵而勉之

閨門正訓

訓中所載與古人女戒相表裏而先
生本以諺書書與長女子故今不敢

錄

附錄

龍蛇別錄

壬辰四月十三日倭寇下陸東萊先陷列鎮尾解公以二十二日率家僮十餘人首起兵於宜寧自號天降紅衣將軍於是盡散家貨開庫任取募得勇士健丁數百人擊鼓吹角揮旗大呼追逐歧江上來賊三十餘艘以捍蔽江右自謂家世世受國恩宜以死報以討賊復讐為己任

時草溪郡守李惟儉自金海城中掙鎖先逃不還于郡郡無主吏民亂取糧械公新起兵無軍器即馳往載軍器以來宜寧官廩已經焚蕩惟新反縣倉獨全公以為不可空棄賊手開封搬運以克軍餉臚傳飢民任其取去又取晉州漕運稅米一船軍勢漸振人皆樂赴

駐兵于砥山列陣于沿江上下數十里以遏江右之寇寇不得渡江而西賊將安國司聲言取湖南日引兵西前鋒已到鼎津鼎津距公軍亡數十里津有淖不可行賊先使導者擇高燥設木旗之將以朝日渡公詢知之用夜半率戲下壯士馳至其所拔其木易置之淖中因伏以俟賊果至至則陷淖中莫能脫伏

遂發幾覆之未幾賊大至公度兵少難破不破無以保鼎津乃擇驍壯者十數以從自衣紅衣乘白馬從者皆如公服騎亦如之鼓譟出直薄賊壘左右馳以誘之賊貌其為將空壘而追行十餘里入山谷失公所在賊方驚疑忽見前崖又有紅衣白馬者鼓以譟賊又大驚追之俄頃又失之但聞鼓角殷山旗幟草阿賊愈益驚咸以為神且不識衆寡不敢逼公伏強弩徼之於彀中從樹木叢密射之輒殪追覆之江崖其設機制敵以少擊衆多類此

招諭使金誠一至咸陽聞之大奇之卽貽書招之公

以赴戰冠服往見于丹城與語益奇之遂相許以死宜寧一境之人皆屬公聽其指揮更無所勾當咸安郡守柳棠仁匿山中涉鼎津湖潛過宜界公知之逆出數以棄城逃歸之罪棠仁愧屈仍畱公陣下後陞兵使

於是諸義兵爭起本道則如金沔諸公是也他道則高敬命起於潭陽金千鎰起於錦城趙憲起於公山屢摧勅敵名顯當世然卒皆敗死業不竟獨公提孤軍大小數十戰未嘗一敗

招諭使以前奉事尹鐸為三嘉代將領軍赴公公遂

領二縣兵設大陣于鼎湖世于兩處交馳互駐一以拒昌原熊川出沒咸安之賊一以捍靈山昌寧克斥洛江之寇三嘉則以學諭朴思齋為都摠而許子大造軍器鄭晔調軍糧盧錞主運饋宜寧則李雲長為收兵將沈大承裴孟伸為先鋒將權鸞為突擊將鄭演為督後將許彥深典軍餉姜彥龍治兵械鄉之饒戶富室爭擊牛出米輸日以餉軍

尹鐸率三嘉軍駐于龍淵沈大承率宜寧軍駐于長峴沈紀一守鼎湖之船譏察過涉安起宗設伏于柳谷李雲長管候于洛西權鸞遮截于玉川臺吳牧使

漢收兵于白嶺前後所得二千餘人公軍于世于居中而統制之左洛江右鼎湖沿遡上下六十里之間偵軍森立應報輒馳或擊或逐賊不得肆其衝突餘民賴以作農

公自初禁斬曰人當為國討賊獻首要功於義不可貪功喜斬必多遇害勅諸軍毋得斬馘李魯謂公曰公之本意甚善諸人從公力戰者其孰無功名之心乎其終必怠其後砥山之捷射殺無慮始許斬首士爭赴水所斬七十餘級皆不自與焉軍官曹士男先登上艍揮劒亂斫而終為佯死倭所刺公大慟曰吾

之禁斬正爲此也

時江左倭賊屯據沿路官府四出剽掠恣行殺戮或懸首或串屍夾路左右羅列十里了遺餘民竄身無所於是公自宜寧領軍來耀兵于玄風率禮之鶴山上使突騎直至邑底以誘之賊設柵自衛畏縮不出公夜令人上琵琶山逶迤十餘里人持兩炬炬皆三頭鼓角齊發一時舉火或遠或近若將掩襲忽焉火滅寂若無人俄頃之間又復如之賊大驚疑過二夜焚官倉遁去昌寧賊望風亦遁

公抽率精銳啣枚疾馳乘曉襲靈山屯賊適會玄風

兵聞之亦來赴鬪未及申令妄叫城外賊覺之空壘迎擊放丸如雨士卒扶公上山爭以身蔽之中丸斃踣於前者十二人裨將朱夢龍曰事急矣乃揮劍躍馬冒入賊鋒衝突再三賊挫銳退却公之能得人死力如此未幾賊遁去

巡察使金晬協一湖兵勤王到龍仁敗還至山陰移關列邑分軍諸將使義兵潰裂不得有所處分民心益拂衆怒齊發公乃移檄金晬數以八罪欲移兵討之金景謹夜走晬營告變曰郭某將爲不軌欲害令公領大軍來宜速避之晬駭怖罔措欲爲自盡之計

為軍校所止因天未曉退遁咸陽牢閉城門以待之
晬自咸陽還至居昌以叛逆論 啓招諭使貽書公
及晬兩止之遂反覆馳 啓以伸救之公亦上疏行
朝以自明自 上嘉之授公工曹正郎

晬軍官金景訥之徒指公為逆賊傳檄于陣中且移
書于列陣三嘉進士尹彥禮學諭朴思齊等通文于
右道各邑其略曰頃見巡察軍官輩送郭義士書一
則曰檄郭某黨與一則曰檄逆賊郭某郭某果是逆
賊而有黨與者乎郭義士當列郡奔潰之時奮百死
不顧之計忠義激切名正言順蔽遮江淮賊不敢西

人有耳目豈待贅說噫忠如郭義如郭果未免逆賊
之名歟義士頃者之檄信有輕動者而亦不過忠義
憤激之過舉彼軍官之輩徒知有迎倭之巡察而不
知有討賊之義士傳檄搆捏欲逞其私憾指忠義為
逆賊欲將此意上達 宸聽北天遼邈籲呼莫及伏
願諸處義兵各出通文使義士明白之心不為讒搆
者所陷不勝幸甚嗚呼秉彝良性人皆有之逆順是
非自有公論而敢將大惡不道之名欲加忠臣義士
之身寧非可痛歟惟命君熟察之

招諭使久駐居昌賊覘知晉陽無將昌原賊與鎮海

賊相應由固城漫漶於泗川大舉侵晉招諭使聞晉
州急星馳至丹城悉起咸陽山陰丹城兵以赴之督
金時敏使不敢動又勅昆陽郡守李光岳為右翼以
救之公不待命而先走入城軍勢頗張賊至轟石樓
下只隔一水而不敢逼招諭使亦繼至督戰於是諸
將益用命合勢追擊賊狼狽而遁所殺傷無慮由是
晉陽獲完矣

七月朝廷以招諭使為左監司宣傳官來傳前後有
旨始知箕城失守大駕移幸龍灣招諭使遂撫
膺大慟曰白髮孤臣奉命南來不能掃蕩寇賊坐

使 鑿輿播遷俯仰天地踟躕無歸哽咽不成聲左
右皆泣招諭使以為我既為左監司右道事令不勾
當而自初主管義兵若委以常規目擊可虞之機而
不為 啓達則實非人臣之義乃申 啓條陳有曰
宜寧縣監吳應昌棄官遁走倭寇焚蕩萬無保全之
勢郭再祐首先起兵宜寧一縣為一道保障賊不敢
窺覷江西再祐之功實道內之所共知新縣監金忠
敏曾為本邑築城監董官毒痛一邑民視之如豺虎
毒藥忽聞來為縣監大小人民皆懷潰散之心當此
危難之日順民心為便且係義兵之成敗敢此越職

言事惶恐待罪

草溪儒生李大期等三十餘人上招諭使挽轅書其略曰郭義士某提劍倡義忠憤凜凜而第以狂簡不裁觸忤方伯所恃者惟我閣下而閣下一去勢將難為無郭某則無宜寧無宜寧則三嘉以西將次芟失守矣以此觀之閣下去留豈不為義兵聚散之所關國家存亡之攸係也哉惟閣下熟察之

江右諸邑儒生上請留招諭疏陝川草溪三嘉晉州丹城則以進士朴而文為疏頭其略曰郭再祐誓心白日期洒國恥奮起鄉曲倡率同志遮截遡洛之寇

自江以西六七邑免被兵燹為今日之卽墨恢復根基因此可立而倅負重罪見擯物議慚自己無可賞之效忌他人有垂成之功欲植私黨以壞義旅罔上行私無所不至一豺狼當途而衆狐狸隨之一魑魅瞰室而百奸鬼附之媚嫉義士百計陰中指嗾鷹犬務行膏臆於是金景訥金忠敏輩爭望風旨讐弁義兵殆無餘力雄唱雌和列郡滔滔則興衰撥亂恐無日矣匡復之基在於嶺南而重恢之責在於誠一誠一若奉 綸命渡江而東則邪黨張睚義旅摧沮今日之事豈止於痛哭流涕而已哉

居昌安陰咸陽則以進士鄭惟明為疏頭其略曰今日義兵之終始成就者無非誠一之功也誠一移拜左監司恢復之功不能無礙於垂成用舍之道不無緩急於左右何以言之郭再祐傾財破產募兵討賊未免為奸人所沮誠一與書以獎之馳 啓以救之由是益自感激身任江淮之保障功為南道之茅一誠一去則郭再祐之事慮有掣肘之患而區區數邑亦難保也中興之功不復望矣未幾朝廷復以誠一還授右道

湖南義兵將前府使崔慶會領軍千餘來見招諭于

山陰使駐于晉州之薩川倉金海賊連釜山會昌原其衆數萬餘不得橫渡鼎津合勢長驅直擣晉陽圍之十匝晝夜攻之凡七日公使先鋒將沈大承夜到州北山列炬鼓譟大呼曰紅衣將軍與金羅義兵明日當來合軍剿滅汝賊其知之適湖南兵自丹城向薩川縣境賊望見之與公言合即驚駭是日焚其屯幕燒其積屍顛沛而去

癸巳四月二十日京城復招諭使邁癘疾以晦日卒於晉州惟朴正郎惺李典籍魯終始診其病治其喪為來問疾會哭者公及吳澧李光岳李潁郭趨矣

六月朝廷聞賊南下連下 旨督諸將追賊關白平
秀吉閱晉州城圖憤年前之再敗遣人責行長清正
等曰不破晉州毋得渡海於是賊大舉圍晉州都元
帥金命元巡察使權慄以下官義兵皆聚於宜寧慄
狃於幸州之捷欲渡岐江前進逆擊公及高彥伯曰
賊勢方盛我軍多烏合堪戰者少不可輕進他人依
違而已巡邊使李膺從事成好善駭不曉事責諸將
逗留與慄議合遂過江進至咸安謀報賊從金海大
至俄聞賊砲人人洵懼還渡鼎津望見賊兵蔽野塞
川諸將各自散去權慄金命元李膺皆向全羅惟倡

義使金千鎰兵使崔慶會忠清兵使黃進全羅義兵
復讐將高從厚等入晉州賊圍城百重連亘百餘里
時劉總兵紲在八莒吳遊擊惟忠在鳳溪環視莫敢
救八日而城竟陷軍民死者六萬餘人得脫者纔若
干自有倭變以來人死未有如此之甚者公前此再
救晉州之急至是不往焉其審勢料敵如此

甲午公以星州牧使兼助防將治三嘉之岳堅城是
秋棄星州以義兵大將駐兵于宜寧之嘉力時倭兵
盡撤退屯沿海金德齡洪季男李時言諸勇將皆在
公陣下公以李光岳為副將以金德齡洪季男為左

右營舟下沿海直抵東萊德齡素號飛將軍季男驍
勇亦亞之兩將齊躍駿馬並揮長劍較藝售技閃忽
馳突馬若龍驤劍如電燁賊望見目奪膽落且德齡
所將皆湖南勇士奇材優人以錦衣彩服或於平地
翻身而超或於馬上倒首而立豎旗鳴鼓累次挑戰
賊閉門自固不敢出頭公以舟師薄城壘之下則惟
於城上齊放鐵丸或放火砲而已公與李光岳對坐
行酒火砲過前大如鵝卵穿船兩舷落於水中嗚沸
逾時談笑自若神色不變賊終始不出不得交鋒又
糧資器械不可久留乃整軍而還

丁酉秋賊有再動之勢公以防禦使新築玄風之石
門山城乃馳啓曰因山爲城城不築而自高因江
爲池池不鑿而斯深欲爲固守計城未及完賊大舉
入寇公領密靈昌玄四邑兵移守昌寧之火旺山城
公撫士卒如家人雖最下者皆得盡其情用法雖親
不貸嘗戒諸弟曰勿以親弟妄有所恃由是諸子弟
皆斂迹不敢出賊將清正引大兵至城下劍戟耀日
旌旗蔽野瀟漫連亘極目無涯將士咸惴惴無人色
公靜以鎮之賊望見形勢斗絕戎陣整齊纔經一晝
夜不犯而去公遣兵尾擊俘斬亦多權應銖欲爲外

援領精銳馳到城北耀兵於高佐豈敢之 上賊方引
去竟不回鋒交戰

宣武鋒功也逾年磨勦蹊逕甚多似勞小功亦皆冒
鋒公不得元勳人以李廣不侯比之

忘憂先生文集卷之三

